



荆楚文庫

百柱堂全集
(上)

〔清〕王柏心 著
張俊綸 點校

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
崇文書局



荆楚文庫

百柱堂全集
(上)

〔清〕王柏心 著

張俊綸 點校

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

崇文書局



荆楚文庫

百柱堂全集

BAIZHUTANG QUANJI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百柱堂全集 / (清)王柏心著;張俊綸點校.

—武漢:崇文書局,2016.8

ISBN 978-7-5403-3320-1

I. ①百…

II. ①王… ②張…

III. ①雜著—中國—清代—選集

IV. ①Z429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198399號

責任編輯:曾咏 李慧娟 李艷麗

整體設計:范漢成 曾顯惠 思蒙

責任校對:萬山紅

責任印製:田偉根

出版發行:崇文書局有限公司(中國·武漢)

地址:武漢市雄楚大道268號C座

電話:(027)87293001 郵政編碼:430070

錄排:武漢恒清圖文菲林輸出工作室

印刷: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:720mm×1000mm 1/16

印張:68.125

字數:946千字

版次: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價:238.00元(全二冊)

ISBN 978-7-5403-3320-1



《荆楚文庫》工作委員會

主 任：李鴻忠

第一副主任：王國生

副 主 任：梁偉年 尹漢寧 郭生練

成 員：韓 進 肖伏清 姚中凱 劉仲初 喻立平

王文童 雷文潔 張良成 馬 敏 尚 鋼

劉建凡 黃國雄 熊承家 潘啓勝 文坤斗

辦公室

主 任：張良成

副 主 任：胡 偉 馬 莉 何大春 李耀華 周百義

《荆楚文庫》編纂出版委員會

顧 問：羅清泉

主 任：李鴻忠

第一副主任：王國生

副 主 任：梁偉年 尹漢寧 郭生練

總 編 輯：章開沅 馮天瑜

副 總 編 輯：熊召政 張良成

編委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：朱 英 邱久欽 何曉明

周百義 周國林 周積明 宗福邦 郭齊勇

陳 偉 陳 鋒 張建民 陽海清 彭南生

湯旭巖 趙德馨 劉玉堂

《荆楚文庫》編輯部

主 任：周百義

副 主 任：周鳳榮 胡 磊 馮芳華 周國林 胡國祥

成 員：李爾鋼 鄒華清 蔡夏初 鄒典佐 梁瑩雪

胡 瑾 朱金波

美 術 總 監：王開元

出版說明

湖北乃九省通衢，北學南學交會融通之地，文明昌盛，歷代文獻豐厚。守望傳統，編纂荆楚文獻，湖北淵源有自。清同治年間設立官書局，以整理鄉邦文獻為旨趣。光緒年間張之洞督鄂後，以崇文書局推進典籍集成，湖北鄉賢身體力行之，編纂《湖北文徵》，集元明清三代湖北先哲遺作，收兩千七百餘作者文八千餘篇，洋洋六百萬言。盧氏兄弟輯錄湖北先賢之作而成《湖北先正遺書》。至當代，武漢多所大學、圖書館在鄉邦典籍整理方面亦多所用力。為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，湖北省委、省政府決定編纂大型歷史文獻叢書《荆楚文庫》。

《荆楚文庫》以“搶救、保護、整理、出版”湖北文獻為宗旨，分三編集藏。

甲、文獻編。收錄歷代鄂籍人士著述，長期寓居湖北人士著述，省外人士探究湖北著述。包括傳世文獻、出土文獻和民間文獻。

乙、方志編。收錄歷代省志、府縣志等。

丙、研究編。收錄今人研究評述荆楚人物、史地、風物的學術著作和工具書及圖冊。

文獻編、方志編錄籍以 1949 年為下限。

研究編簡體橫排，文獻編繁體橫排，方志編影印或點校出版。

《荆楚文庫》編纂出版委員會

2015 年 11 月

前 言

王柏心（1799—1873），字子壽，又字冬壽、堅木。號螺洲、螺洲子，晚年一號邁叟、邁園老人。時人稱之爲“王監利”，門人私謚曰“文貞先生”。湖北監利人。生於清嘉慶四年己未。幼岐嶷不群，博涉經史。十三歲讀書沔陽茅江口，謝海東先生大器之，退語人：“此郎殊不凡。”然屢試不售，直到四十五歲，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（1844）始成進士。旋以主事籤分刑部。因不堪政務的闔冗，第二年即乞養歸里。後不復出，主講荆南書院二十餘年。同治十二年五月以暴疾卒於荆南講舍，時年七十四歲。

王柏心的一生，經歷了仁宗、宣宗、文宗、穆宗四朝。這個時期，正處在清王朝的晚期，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正面臨沒落、崩潰，行將淪爲一個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國家。第一次鴉片戰爭、十多年的太平天國戰爭，使得清王朝元氣大傷，政綱窳敗，人民流離失所。在這樣一個萬方多難的時代，王柏心沒有置身事外。他即事裁篇，有感而發，寫下了二千八百九十九首詩歌、四十三首詞和三百一十九篇文章。這些詩文匠心獨運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《清史列傳》說他“道德文章獨步江漢五十餘年”，這個評價是客觀和公允的。

王柏心的《百柱堂全集》包括他生前曾刊行的《樞言》、《子壽詩鈔》、《漆室吟》、《百柱堂詩稿》，和沒有刊行的《螺洲近稿》、《文稿》二十卷、《導江三議》、《壬癸編》、《甲乙編》等，由其門人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後，按編年體重加編校而成。當時有兩個版本，一個是光緒十九年癸巳（1893）由鄧承潤（員外郎，湖北江陵人）、鄧裕升（刑部郎中，江陵人）、羅迪楚（湖北監利知縣，四川犍爲人）等督刊的五十二卷版（稱之爲癸巳版）；一個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1898）由成山唐氏（唐炯）刻於貴陽的內集三十四卷、外集十九卷版（稱之爲戊戌版）。二版本均名曰

《百柱堂全集》。百柱堂者，乃王柏心之祖居，其締構百柱，因以名其堂。全集分爲：詩二十八卷，序四卷，駢體文三卷，書二卷，奏議、《樞言》、賦、記、行狀、傳、碑銘、雜著、詞等各一卷。各種體裁幾乎無一不備。同時，他還主編了《黃岡縣志》、《東湖縣志》、《宜昌府志》、《當陽縣志》、《漢陽縣志》、《臨湘縣志》、《監利縣志》等。

王柏心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方面。晚清詩壇上，流派紛呈。有提倡漢魏六朝和盛唐的湖湘派，代表人物爲王闓運、鄧輔綸等；有提倡南北宋的宋詩派（衍爲稍後的“同光”體），代表人物有鄭珍、何紹基、陳三立等；有兼采唐宋的一派，代表人物爲張之洞、樊增祥等；有宗尚李商隱的西昆派，代表人物有李希聖、曾廣鈞等；有詩界革命派，代表人物有龔自珍、魏源、黃遵憲等。王柏心作品豐富，各種風格兼備，很難把他界定在哪一種流派之內。清同治三年殿試第一名（狀元）洪鈞曾致函王柏心云：“嘗謂詩家宗派皆在於楚，左徒師弟振藻於前，工部襄陽傳薪於後，大著師法杜陵，駸駸乎騏驎并駕矣。”他的門人唐炯說：“（先生）詩少宗王李，既乃變化。軍興以來，感時書事，引古喻今，汪洋恣肆，別辟門徑，直上奪少陵之席，天寶後無此作也。然不足以盡先生。”夏成業《序》云：“比部含咀經史，浸淫漢魏，高華匹太白，沈痛躋杜陵，盛唐以下耻弗爲。”王柏心與竟陵劉孝長、胡子重，監利蔡季舉爲友，在爲胡子重寫的《姑誦草堂詩序》裏說：“子重少好樂府、漢魏古詩，及晉元亮陶氏、唐子美杜氏、明獻吉李氏之作，思沈力厚，一往邁驚。中年以後則渾融磅礴，純任天機，脫去摹擬町畦。忽而捍突若生軍；忽而輪囷礪礪、斑駁陸離若老樹之瘦、沙石之成篆籀；忽而渾樸若田父話桑麻；忽而肫摯若家人骨肉，傾寫肝鬲；忽而忻然以笑，若赤子叫呼跳躍；忽而悄然以悲，若羈旅飄搖、放逐繫囚之士，累歎相對。雖不主一格，然大要歸之於真而已矣。”這其實是可以看作是王柏心的夫子自道的。又說：“今夫詩之境，莫貴於真。真則貫三光，亘金石，歷終古而常新。然非專取之思與力也。”所謂“真”，就是說詩作要言之有物，感情充沛，而不能無病呻吟，迷離惝恍。這大體和湖湘派的觀點是相近的。

王柏心的家鄉監利屬於湖湘地區，而王柏心又與湖湘派的中堅人物如武陵楊彝珍、善化孫鼎臣、湘陰郭嵩燾等相友善。“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”把王柏心的詩作歸於晚清湖湘派，大抵是符合實際情況的。

成山老人《叙》云：“（王柏心）爲文章不規規於桐城體，要之，以氣爲主。”所謂“桐城體”，乃是安徽桐城人方苞（1668—1749）所立。他繼承明歸有光“唐宋派”的古文傳統，提倡“義法”的主張：“義即《易》之所謂‘言有物’也，法即《易》之所謂‘言有序’也。義以爲經，而法緯之，然後成爲體之文。”方苞之同邑劉大櫟、姚範、姚鼐桴鼓相應，後來學者梅曾亮、朱琦、管同、方東樹翼然宗之。時人爲之語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時在桐城乎？”有清一代，恪守桐城家法之作者，蔚然大觀。與之對立的駢文一度號稱“中興”，曾出現過汪中等大家，但畢竟勢力單薄，不足與之頡頏。與王柏心交厚的湘鄉曾國藩、桐城方宗誠、臨桂朱琦、武陵楊彝珍、湘陰郭嵩燾等，皆奉桐城爲圭臬。縱觀王柏心的散文，其桐城義法是顯而易見的。他在桐城體基礎上提倡“氣”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云：“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”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云：“文以氣爲主。”又說：“孔融體氣高妙。”這裏的“氣”，指一種氣勢，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張力，也就是作家特有的風格表現。“氣”和前面提到的“真”，構成王柏心詩文的主要藝術特色。

王柏心的詩文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，展示了晚清時期一幅幅的真實畫卷。他關心民間疾苦，指斥貪官蠹役，質疑用人制度，頌美高尚情操，歌咏山水風物，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。他的《捉船行》云：

沿江舟子竊相語，聞道南軍捉船戶。健兒應募充長征，東下雷池更鵲浦。船頭躍立先拔刀，手持軍帖氣勢高。紅旗擲出插船首，語汝船戶安敢逃。船戶跪垂涕，風波恐留滯。津渚多未諳，生理憂不繼。軍人怒莫當，我往無宿糧。主將示恤士，掠資佐行糧。大船小船搞緡錢，橫搜豪攫盈腰纏。軍人醉飽買歌舞，船戶踉蹌哭向天。我聞軍興未闕餉，舟車權算道相望。師行紀律何爲哉，此曹橫掠最

無狀。沿江今見捉船勇，入陣誰知臨賊恐。貪資仍復惜頭顱，增軍百萬徒成冗。誰其言之驃騎營，滅賊無求多募兵。豈知兵多賊轉多，日毒生民將奈何？

南軍的橫掠，軍紀的蠹敗，船戶的無奈和痛苦，怵目驚心。結尾的憂思更是橫空出世，振聾發聵，引人感慨無限。他在《與都中同邑諸子書》裏說：“今也不然，抑勒之，呵責之，拘係之，縱奸胥里豪蹂躪之。是公家取一，而奸胥取一，里豪又取一也。富民不出資有罪，出資仍不免罪……官吏疾富民如仇，而望富民之踴躍從公，豈可得哉？然而富民不敢少逡巡也。符帖未下，而資已出；資甫出，而符帖又下。輾轉無已，罄其家之所有而後免焉。十室九破，蓋闔邑無富民焉。”

借衛堤之名，奸胥豪取，里役巧奪，而廣大人民深噬其苦：十室九破，簡直慘不忍睹。這封信是寫給這些“奸胥里豪”的上司們“都中同邑諸子”的，王柏心爲民請命，在所不辭，其忠鯁和膽識，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。

在王柏心生活的年代，水患和兵燹，是壓在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。王柏心處江湖之遠，懷廟堂之憂，研究水利，潛心軍務，屹然成爲有清一代聲名赫赫的水利專家和軍事專家。他對荆江之水了如指掌。在《與何小宋布政書》裏說：“蓋洞庭包全蜀大半之水，施宜二郡之水，貴州、廣西強半之水，湖南全省之水，合五省水勢。遇夏漲則畢萃城陵磯之口，北入荆江。其時上游岷源經流，自荆郡而來，勢如建瓴。下游漢水怒泛，又橫截於鄂渚、漢口之間。彼此相持，霆奔電激，不能順軌。會當夏令，南風大作，舂撞汕刷，北岸江堤，最中其禍。”

如何消弭此禍，他在深入調查、反復論證的基礎上，寫出《導江三議》。

聞導江矣，未聞防江也。江何以有防？壅利者爲之也。昔之爲防者，猶順其導之之迹，其防去水稍遠，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。又

多留穴口，江流悍怒，得有所殺，故其害也，常不勝其利。後之爲防者去水愈近，閉遏穴口，知有防而不知有導，故其爲利也，常不勝其害。

……以數千里汪洋浩瀚之江，束之兩堤間，無穴口以泄之，無高山以障之，至危且險，孰逾於此？況十數年來，江心驟高，沙壅爲洲，枝分歧出，不可勝數。江與堤爲敵，洲挾江以與堤爲敵，風雨又挾江及洲之勢，以與堤爲敵，一堤也而三敵乘之。左堤強則右堤傷，左右俱強則下堤傷，堤之不能勝水也明矣。

他主張“捐棄二三百里江所蹂躪之地與水，全千餘里肥饒之地與民”。他認爲“其與竭膏血、事畚鍤者，利害相去萬萬矣”。他的治水思想上承夏禹之疏導，下啓後世之安瀾，十分科學，且具有現代環保理念，二百年之下讀之，猶令人讚嘆不已。

咸豐年間，太平軍起，海內鼎沸，烽火遍野。王柏心以天下興亡爲己任，謀謨籌算，殫精竭智。“先生身不在行間，智周於天下，出謀發慮，每燭幾先，一時將帥諸公往往飛書求策，而世人未之知也。”（《彭崧毓·祭監利王先生文》）王孝鳳《致倪豹岑太守書略》亦云：“張石卿制軍，胡文忠、曾文正、李武愍、羅忠節、李忠武諸公，左恪靖侯，每咨以軍事，知無不言，多見採用。”《百柱堂全集》中有上給各路將帥的兵論書七十篇。其中曾國藩七書、左宗棠十六書、胡林翼二十三書、張亮基二書、羅文俊一書、李孟群十三書、唐樹義四書、郭嵩燾二書。長陽譚大勳《序》云：“（書）述戰守之經，察營壘之變，南陽八陣，圖繪鳥蛇，渭水六韜，名兼豹虎，明正奇相生之妙，詳首尾互應之方。”胡林翼曰：“願北面而執弟子禮。”左宗棠曰：“凡所設施皆出智囊之餘。”歷史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於戎馬倥傯之際，紛紛飛書監利螺山或荊南講舍，咨訪皓首窮經的一介書生，以求定國安民之策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軍事史上一個奇迹。

其《論軍政》云：

今兵久不解矣，而師出無功。意者，徵調猶寡耶？島糧不足耶？地利尚乏險阻耶？曰：法強則兵強，法弱則兵弱。軍政不修，三者雖備，猶為敵資。不修之失，其大者，在不擇將不選士，不明賞罰，或任賞而無罰。凡此皆取敗之道。因循不變，至於將偷士懦，避賊養寇，財賦日以耗竭，人民日以憔悴，經年累歲，奔命不暇。坐視城邑覆沒，險隘捐棄，群盜滿山，相挺而起，而終無策以制之也。今將有以矯之，必先於數者大加變革，乃能振刷頹玩，轉敗而為勝，轉弱而為強。

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縱橫捭闔，切中肯綮，凜凜然大將風範，令人心悅誠服。

讓王柏心名滿天下的還有他的《應詔上封事》一文。同治元年，年僅六歲的愛新覺羅·載淳（穆宗）嗣位。王柏心擔心“主方沖少，又當嗣服之初，尤左右近習所乘間而雜投者也。窺人主之嗜欲，緣之而進，惟患導之不廣，順之不速，始則迎之以侈，繼則進之以驕，後則誘之以怠荒……而危亂之至不旋踵矣”，乃“不避斧鉞之誅，冒昧應詔上封事，略其瑣且泛者，惟切直是陳，欲為皇上助成聖德，開廓大計”。由於“言皆忠告，具見惓惓”，慈禧太后閱後大喜，令弘德殿存記，以備乙覽。同治五年，慈禧傳旨王柏心至京師，對穆宗耳提面命，并賜“撰作教刑”笏板一支。一年後王柏心以母老辭，慈禧特賜“天子門生，門生天子”之聯，以為嘉勉。

王柏心又是晚清一位書畫大家。書法師承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獻之），工正、草，尤以行書見長。運筆凌空取勢，用墨飽滿華滋，字體矯媚靈秀。其工楷《樞言》十七篇，為名家推重，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其《經論八首》，曾作為一代名帖流傳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他還有許多書帖、手札流散日本。善畫梅、竹、蘭、松，深受藏家喜愛。其蘭草靈長飄逸，幽然空谷，獨具文人畫之特色。惜歷經浩劫，傳世甚少，世人難以一睹其風采矣。

王柏心乃荆襄地區婦孺皆知的人物，他的高風勁德播在人口，許多趣聞軼事亦在民間廣為流傳，其《經論八首》更是清末至民國之際士子的必讀物。洪鈞云：“執事郢中耆宿，海內靈光，楚人士望之如泰山北斗。舍執事其誰與歸？”古荊州城有地名曰“三管筆”，其地原立三隻巨穎朝天之筆，其一隻即名曰王柏心之筆（另二隻為倪文蔚、何紹基）。清翰林朱盛江吟曰：“三支倒筆寫青天，雁作字行雲作箋。喜星零落點加點，愛月蛾眉圈半圈。雨打何曾流墨水，風吹哪見動毫顛。得意懶書人間事，題詩直寄斗牛邊。”可見影響之大。

作為一位封建士大夫文人，王柏心的思想自有他的歷史局限。他同情底層人民的疾苦，却反對農民起義；他憎惡貪官蠹吏，却對最高統治者頂禮膜拜。此外，他對鞏固邊防，深入不毛，也有一些錯誤看法。但我們不能以現代人的思想和觀點來苛求古人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本書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九年之癸巳版《百柱堂全集》點校整理，重新編製了目錄。特別感謝武漢大學教授散文蔚先生，自武大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版《百柱堂全集》中查找癸巳版闕字，一絲不苟，令人感動。值此《百柱堂全集》整理本付梓之際，謹致謝忱。

點校者囿於一隅，學識孤陋，如有疏虞、舛錯之處，敬希讀者不吝郢政。

張俊綸

記於丁亥大呂之朔日監利苦棟堂

卷首

國史館本傳

王柏心，湖北監利人，少穎異，博涉經史，肆力詩古文辭，爲老宿推重。道光二十四年進士，以主事用，籤分刑部。二十五年乞養歸，不復出，以孝聞於鄉里。主荆南書院，課士之餘，承歡養志，以是爲恒。

咸豐二年，粵逆竄楚，柏心奉命辦理團練，籌軍決策，動合機宜。時賊困長沙，柏心建議以岳州爲楚北門戶，宜重兵防守。迨賊攻長沙益急，復逆料六策。以賊必因糧於我，因丁壯利器於我，宜守隘設奇，使其進無所掠，退無所據，長郡可保無虞；惟不可縱其東下，令賊編筏出洞庭，則不可復制。當事皆以爲然。三年，前署湖廣總督張亮基督軍楚北，柏心參佐戎幕，建議以漢陽宜設重兵，而後武昌乃得保；岳州必設重兵，而後湖南可無事；田家鎮爲兩楚關鍵，必有強兵猛將而後兩湖可無虞。亮基聽之。四年，賊由金陵上犯，侍郎曾國藩擊敗於岳州。柏心寓書國藩，謂宜乘勝東下，決策深入，先取金陵。國藩用其策。又謂賊踞金陵，雖衆無所憚，惟謹守北岸，毋令渡江；然後分兵扼守，令賊不得掠地益糧，截其餉路，形格勢禁，必不敢四出旁犯。待彼糧盡，視其城守有隙，分襲其城；或營屯稍懈，急攻其壘，或更番迭進，或設伏誘之，當得奇捷。嗣胡林翼巡撫湖北，屢畫奇策，攻復省城及漢、黃各郡。是年，丁父憂。前總督楊霨、巡撫胡林翼皆延聘入幕，辭不赴。七年，胡林翼以鄂省新復，瘡痍未起，宜紓民力，銳意剔除漕弊。知柏心隱懷

憂憤，致書求相助爲理。因與同邑前山西布政使胡大任、戶部主事龔紹仁共爲贊議。去其中飽，期於益國便民，百年奸竇，剔除殆盡，至今賴之。十一年，前順天府府尹蔣琦齡上《中興十二策》，以柏心留心經濟，請旨錄用。以母老辭。

同治元年，進呈《經論》，復應召陳言，繕就封章二道，由雲貴總督張亮基代奏。其《進呈經論》云：“竊臣觀自古人臣進戒之言，莫詳於《尚書》；然禹、皋之謨略而雅，周公之篇煩而悉，其簡質明確者，莫如《伊訓》之辭。臣伏念皇上蘿圖新纂，適屆沖年，念典緝熙，日新聖學，講幄師儒，充盈左右，啓沃之效，無待他求。但臣跼伏隴畝，結念闕廷，區區芹曝之忱，有不能自己者。謹取《伊訓》及《太甲》三篇要語，衍爲論八首。不自度量，恭呈乙覽。竊自比於瞽賦矇誦、師箴工諫之列，惟皇上遜敏餘暇，垂神寓目。言雖庸淺，意主納忠，或冀聖心有所感發，是亦所以補助於萬一者也。”其《應詔陳言疏》云：

臣聞：言不切直，則不足以盡事理而發上心；言切直，則犯時忌而取咎戾。此古之人懷忠蘊智，所以結舌而不敢言者也。今臣幸逢不諱之朝，懸詔設鐸招進言者，故不避斧鉞之誅，冒昧應詔上封事，略其瑣且泛者，惟切直是陳，欲爲皇上助成聖德，開廓大計。又自分犬馬之年，景迫桑榆，不能陳力當世，獨此區區之忱，竊效野人芹曝之獻。其目有八，四者言內事，四者言外事，詞慙計迂，伏惟皇上憫其疏拙，賜之寬宥，鑒而察焉。

一曰廣師儒。皇上典學方勤，宜命廷臣，極舉賢明師傅及講讀之臣，不必專用翰詹。凡內外臣工，或山林隱逸，訪知德行深粹，操履端方，經術淹通，史學貫串，詳練古今，深達政體者，俾專啓沃。朝退之餘，即次第陳說，加以問難，理解了然，時加紬繹。所告者，必聖賢之道；所述者，必帝王之業。日增月益，積小至大，聖功養正，盛德輝光，由此而修身以道，皇建其極，立綱陳紀，皆可恃源以往矣。

一曰屏嗜欲。觀主德之明昧，觀其嗜欲之有無而已。夫主方少冲，又嗣服之初，尤左右近習所乘而雜投者也。竊窺人主之嗜欲，緣之而進，惟患導之不廣，順之不速，始則迎之以侈，既則進之以驕，後則誘之以怠荒，土木游幸、音樂田獵、禱祀之事無不並興，而危亂之至不旋踵矣。人主能於此時力屏嗜欲，不授之以隙，則佞幸者漸遠，而方正之士乃得前，忠直之言乃得聞。夫嗜欲，豈獨在奢靡蕩佚哉！榮夷公好言利，齊桓公好服紫，漢孝元多材藝、善史書、鼓琴吹簫、度曲被歌，光武好圖讖決事，陳隋二主好詞賦，皆足以害俗而妨政，況於冒貢非幾、失德之甚者哉！

一曰博咨訪。三代有坐論之理，非特用虛文優臣下，亦以謀謨所出，動關治忽，必敷奏淹晷，往復暢論。君推誠以詢其臣，臣盡智以復於上，然後裁決幾務，莫不曲當耳。至秦而此禮遂廢。故後世君臣之情多隔，退而上章，奏牘繁多，動致寢閣，事機叢脞，往往由此。臣愚以爲坐論不能復於大廷，且當復於便殿。每日朝罷，別行召對，自京朝官或方鎮、監司入覲者，分日引數人召問輪對，詢以朝政得失，人才賢否。四方水旱，宜以何策銷弭？奸宄反側，宜以何策削平？當今設施，孰爲先後？所掌職業，用何報稱？必使盡言無隱，察其口奏，即知其人才略之高下。有計畫稱長者，徐加任用；其依違飾匿者，即予屏退。皇上亦藉是以周知天下事。昔苻堅之於王猛，周文帝之於蘇綽，唐太宗之於魏徵、馬周，後周世宗之於王樸，宋太祖之於趙普，動必相咨，日夕謀議，莫非戰勝攻取、開濟太平之大務。夫此數君者，得一二士焉，猶足以富國強兵，坐致升平，而況廣羅俊傑、合群才以濟務，夫何患之不除，何功之不就哉？

一曰開特科。歷代選舉賢才，蓋亦多途，近世專之於進士一科，而尤重者詞臣，此可謂偏而隘者矣。夫務浮文者少實用，故大度之士，羞語詞章，往往輒晦深沈，欲求致遠，不屑以科目進，即黽勉就試，亦多見黜。何者？今之所尚其取於士者，不過摭拾虛談，揣

摩聲病，曾雕蟲之不逮，此宜雄俊英邁之士，掉臂而不顧也。今誠能破除積習，不時舉行特科，招徠異士：上者，將相文武之才；次者，明於理國安民，能任股肱，熟於古今事變，可備顧問；又次者，文章典則，議論剴切，足充制誥臺諫之選。或發策試之，或使自占所長。又令內外臣工，博訪下僚及草澤有異才者疏薦之，先觀其言，隨試以事。則懷奇淪滯者，皆望風奮躍，爭赴闕下，此必有負鼎飯牛之佐，起而應側席之旁求者矣。

一曰先下金陵。方今海內幾於無地無賊，然用兵有先後，其急宜誅討者，粵逆也。粵逆蔓延遍東南，然竊據形勢，巢穴所在，實惟白下。則先宜拔者，金陵也。夫逆之初起，不過山谷跳梁，一良有司或一健將足以制之，無難事者。而縱之出柙，狂噬橫奔，委赤子數百萬於猘兪豺獍之口，致文宗顯皇帝震驚於上。及皇上纂緒，而凶渠猶未就戮，斯則前此視師大臣與疆吏喪師誤國之咎也。其後楚南人材奮起，提金鼓而伸大義，人百其勇，屢挫賊鋒，遂復楚皖淪沒之地，築鯨鯢爲京觀，拯生靈於水火，可謂功冠一時矣。然頓兵皖境者，又五年於茲，夫賊非無可乘之隙也，我非無可用之師也。謂敵方衆，我軍單而餉竭，未能建深入大舉、掃穴犁巢之計。昔隋文帝但用一楊素，而悉平吳越交廣之寇；唐高祖但用一李靖，而悉平吳越江淮之寇。豈必數十萬之衆，儲數年之軍資而後發哉！在乘機用奇，先聲後實而已。今粵逆之強且衆，孰與隋唐東南之群盜？不聞當時素與靖躊躇不進也。且粵逆倡亂，已逾十稔，驍渠悍酋，死亡略盡。今所迫脅，大抵齊民，日夜思歸，動易解散。我據長江上游，彼無從掠取糧食，勢不能久；彼又悉其衆力，萃於兩浙，迫狹近海，譬猛獸自投陷阱。度其留守金陵，必皆老幼，不堪戰鬥，我若水陸馬步，乘虛疾下，師抵石頭，一鼓拔之矣。既掘其根株，彼無歸路，即傳檄豫章，合力進擊，蹴之於海。先檄閩中水師，伏於甯波並沿海等口，前後夾攻，賊飛走路絕，一戰可殲。此東晉滅盧循之策。粵逆既殄，四方盜賊聞之，不攻自潰，故曰莫如先下金

陵。今熟視其淫名僭號，據形勢財賦之區，睢盱自若，毒威肆虐，使江表黔首，慄慄如於死地，無所控告，久且不復知有朝廷。而我猶按兵坐甲，不遣一人一騎至城下，聲罪致討，視若敵國外夷者然。夫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憂，且賊之勢可以衰而復振，我之餉愈以久而益匱，恐欲畫疆而守未可得也。伏乞飭下江皖任閫寄者，會集將士，刻期東下，直取金陵。金陵下，而粵逆之亡計日可待，其餘他盜，皆可折箠答之耳。

一曰宜早備秦豫。今天下兵力及將帥有才望者，皆在東南及燕齊矣。而豫州居九州腹地，秦中號為天府，苟幸無寇，偷過目前。自軍興以來，未聞選才臣名將治師其間，以彈壓遠近，待緩急之用。臣愚以為宜擇大臣有文武方略者，建節秦豫，如古之招討、宣撫，合兩行省為一，專以勵兵講武為事。豫州扼河而守，則賊不得渡；即渡，吾引師蹙其後，彼必狼顧不敢深入。就令深入，燕齊之師戰於前，秦豫之軍躡其後，賊必殄盡矣。秦守陝、洛、崤、潼之險，無令賊得正目而窺，則雍涼安堵，三晉晏然，九邊諸關鎖鑰皆嚴。今不早計，因循恬嬉，萬一捻賊粵逆連衡衝突，秦豫瓦裂，燕齊之禍必重。不見元明季世之事乎？故臣謂宜用重臣，治兵秦豫。募兵十萬，歲需餉銀不過二三百萬，日夕訓練，足成勁旅，所向無敵。高可建勳王翼戴之勳，次可為四方助討不庭。及今圖之，固未為晚。夫事有似緩而實急、似費而實省者，此類是也。伏乞下臣議，博問廷臣，如策尚非謬，便早行措施，庶無貽他日之悔。

一曰外吏宜量擇才用。竊見比來閫臣，察行間有功者保薦於上，一切多擢用文職外吏。大者任監司、陳臬事、管藩條，甚者且開府連圻，下者除守令不勝計。夫當其在軍中，雖能率先士卒，摧堅陷陣，殄戮鯨鯢，收復城邑，酬其功勳，宜加優賞。但當制為虛級，如秦時左右更、左右庶長，漢時亭侯、鄉侯之類。擇其功多者處之，其次厚賜金帛田園，亦足慰其志願。若有才兼文武者，固可持節治民。若其不諳文法，不習民事，不當一概責之以簿書、民社，與夫